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六十一回 因賭博人棘闈舞弊 誤虛驚製造局班兵

我說了這一句話，以為繼之必笑了。誰知繼之不笑，說道：「這個附會得豈有此理！癡瘋這個毛病，要地土熱的地方才有，大約總是濕熱相鬱成毒，人感受了就成了這個病。再子是山東人，怎麼會害起這個病來。並且癡雖然是一個惡疾，然而惡疾焉見得就是癡瘋呢？這句注，並且曾經毛西河駁過的。」我道：「那一班潰爛得血肉狼籍的，拈香行禮起來，那再子才是血食呢。」述農皺眉道：「在這裡吃著喝著，你說這個，怪噁心的。」我道：「廣東人的迷信鬼神，有在理的，也有極不在理的。他們醫家只止有個華佗；那些華佗廟裡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農氏，這不是無理取鬧麼。至於張仲景，竟是沒有知道的。真是做古人也有幸有不幸。我在江、浙一帶，看見水木兩作都供的是魯班，廣東的泥水匠卻供著個有巢氏，這不是還在理麼。」繼之搖頭道：「不在理。有巢氏構木為巢，還應該是木匠的祖師。」我道：「最可笑的是那搭棚匠，他們供的不是古人。」述農道：「難道供個時人？」我道：「供的是個人，倒也罷了；他們供的卻是一個蜘蛛，說他們搭棚就和蜘蛛布網一般，所以他們就奉以為師了。這個還說有所取意的。最奇的是剃頭匠這一行事業，本來中國沒有的，他又不懂得滿洲去查查查查這個事業是誰所創，卻供了一個呂洞賓。他還附會著說：『有一回，呂洞賓座下的柳仙下凡，到剃頭店裡去混鬧，叫他們剃頭；那頭髮只管隨剃隨長，足足剃了一整天，還剃不乾淨。幸得呂洞賓知道了，也搖身一變，變了個凡人模樣，把那斬黃龍的飛劍取出來，吹了一口仙氣，變了一把剃刀，走來代他剃乾淨了。柳仙不覺驚奇起來，問你是甚麼人，有這等法力。呂洞賓微微一笑，現了原形；柳仙才知道是師傅，連忙也現了原形，腦袋上長了一棵柳樹，倒身下拜。師徒兩個，化一陣清風而去。一班剃頭匠，方才知是神仙臨凡，連忙焚香叩謝，從此就奉為祖師。』」繼之笑道：「這才像鄉下人講《封神榜》呢。」述農道：「剃頭雖是滿洲的制度，然而漢人剃頭，有名色的，第一個要算范文程了，何不供了他呢？」繼之道：「范文程不過是被剃的，不是主剃的。必要查著當日第一個和漢人剃頭的人，那才是剃頭祖師呢。」我道：「這些都是他們各家的私家祖師。還有那公用的，無論甚麼店舖，都是供著關神。其實關壯繆並未到過廣東，不知廣東人何以這般恭維他。還有一層最可笑的：凡姓關的人都要說是原籍山西，是關神之後。其實《三國志》載，『龐德之子龐會，隨鄧艾入蜀，滅盡關氏家』，哪裡還有個後來。」繼之道：「這是小說之功。那一部《三國演義》，無論哪一種人，都喜歡看的。這部小說卻又做得好，卻又極推尊他，好像這一部大書都是為他而作的，所以就哄動了天下的人。」我道：「《三國》這部書，不錯，是好的；若說是為關壯繆而作，卻沒有憑據。」繼之道：「雖然沒有憑據，然而一部書之中，多少人物，除了皇帝之外，沒有一個不是提名道姓的，只有敘到他的事，必稱之為『公』，這還不是代一個人作墓碑家傳的體裁麼。其實講究敬他忠義，我看岳武穆比他還完全得多，先沒有他那種驕矜之氣。然而後人的敬武穆不及敬他的多，就因為那一部《岳傳》做得不好之故。大約天下愚人居多；愚人不能看深奧的書，見了一部小說，就是金科玉律，說起話來便是有書為證，不像我們看小說是當一件消遣的事。小說能把他們哄動了，他們敬信了，不因不由的，便連上等人也跟著他敬信了，就鬧的請加封號，甚麼王咧、帝咧，鬧這種把戲，其實那古人的魂靈，已經不肖散到哪裡去了。想穿了真是笑得死人！」我道：「此刻還有人議論岳武穆不是的呢。」繼之道：「奇了！這個人還有甚批評？倒要請教。」我道：「有人說他，『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』；況且十二道金牌，他未必不知道是假的，何必就班師回去，以致功敗垂成。」繼之道：「生在古人以後去議論古人，也要代古人想想所處的境界。那時候嚴旨催迫，自有一番必要他班師的話。看他百姓遮留時，出詔示之曰：『我不得擅留。』可見得他自有必不能留的道理，不過史上沒有載上那道詔書罷了。這樣批評起古人來，哪裡不好批評。怪不得近來好些念了兩天外國書的，便要譏諷孔子不知洋務。看得一張平圓地球圖的，便要罵孔子動輒講平天下，說來說去都是千乘之國，不知支那之外，更有五洲萬國的了。」我笑道：「天下未必有這等人。」繼之道：「今年三月裡，一個德國人到揚州遊歷，來拜我，帶來的一個翻譯，就是這種議論。」述農道：「這種人談他做甚麼，談起來嘔氣。還是談我們那對著迷信的見解，還可以說說笑笑。」我道：「要講究迷信，倘使我開個店舖，情願供桓侯，斷不肯供壯繆。」述農道：「這又為甚麼？」我道：「俗人凡事都取個吉利。店舖開張交易，供了桓侯，還取他的姓是個開張的『張』字；若供了壯繆，一面才開張，一面便供出那關門的『關』字來，這不是不祥之兆麼。」說得述農、繼之一齊笑了。

述農道：「廣東的賭風向來是極盛的，不知你這回去住了半年，可曾賭過沒有？」我道：「說起來可是奇怪。那攤館我也到過，但是擠擁的不堪，總挨不到臺邊去看看。我倒並不要賭，不過要見識見識他們那個賭法罷了。誰知他們的賭法不曾看見，倒又看見了他們的祖師，用綠紙寫了甚麼『地主財神』的神位，不住的燒化紙帛，那香燭更是燒得煙霧騰天的。」述農道：「地主是廣東人家都供的，只怕不是甚麼祖師。」我道：「便是我也知道；只是他為甚用綠紙寫的，不能無疑。問問他的土人，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」

述農道：「這龍門攤的賭博，上海也很利害，也是廣東人頑的。而且他們的神通實在大，巡捕房那等嚴密，卻只拿他們不著。有一回，巡捕頭查得許多人都得了他們的陋規，所以想著要去拿他，就有人通了風聲。這一回出其不意，叫一個廣東包探，帶了幾十個巡捕，自己還親自跟著去捉，真是雷厲風行，說走就走的了。走到半路上，那包探要吃呂宋煙，到一家煙店去買，揀了許久，才揀了一支，要自來火來吸著了。及至走到賭臺時，連桌椅板凳都搬空了，只剩下兩間大篷廠。巡捕頭也愣住了，不知他們怎樣得的信。沒奈何，只放一把火，把那篷廠燒了回來。」我驚道：「怎麼放起火來！」述農笑道：「他的那篷廠是搭在空場上面，縱使燒了，也是四面干連不著的。」我道：「這只可算是聊以解嘲的舉動。然而他們到底哪裡得的信呢？」述農道：「他們那個賭場也是合了公司開的，有股份的人也不知多少。那家煙舖子也是股東。那包探去買煙時，輕輕的遞了一個暗號，又故意以揀煙為名，俄延了許久，那舖子裡早差人從後門出去，坐上車子，飛奔的報信去了，這邊是步行去的，如何不搬一個空。」

繼之道：「不知是甚麼道理，單是廣東人歡喜賭。那骨牌、紙牌、骰子，製成的賭具，拿他去賭，倒也罷了。那絕不是賭具，落了廣東人的手，也要拿來賭，豈不奇麼！像那個關姓，人家好好的考試，他卻借著他去做輸贏。」述農道：「這種賭法，倒是大公無私，不能作弊的。」我道：「我從前也這麼想。這回走了一次廣東，才知道這裡面的毛病大得很呢。第一件是主考、學臺自己買了關姓，那個毛病便說不盡了。還有透了關節給主考、學臺，中這個不中那個的。最奇的，俗語常說，『沒有場外舉子』，廣東可鬧過不曾進場，中了舉人的了。」述農道：「這個奇了！不曾入場，如何得中？」我道：「他們買關姓的賭，所奪的只在姓半姓之間。倘能多中了一個姓，便是頭彩。那一班賭棍，揀那最人少的姓買上一個，這是大眾不買的。他卻查出這一姓裡的一個不去考的生員，請了槍手，或者通了關節，冒了他的姓名進場去考，自然要中了。等到放出榜來，報子報到，那個被人冒名去考的，還疑心是做夢，或是疑心報子報錯的呢。」繼之道：「犯到了賭，自然不會沒弊的，然而這種未免太胡鬧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個鄉科冒名的，不過中了就完了。等到赴鹿鳴宴、謁座主，還通知本人，叫他自已來。還有那外府荒僻小縣，冒名小考的，並謁聖、簪花、謁師，都一切冒頂了，那個人，竟是事後安享一名秀才呢。」述農道：「聽說廣東進一名學極不容易，這等被人冒名的人，未免太便宜了。」我道：「說也奇怪，一名秀才值得甚麼，聽說他們院考的時候，竟有交了白卷，拿銀票夾在卷裡，希冀學臺取進他的呢。」

繼之道：「隨便哪一項，都有人發迷的，像這種真是發秀才迷了。其實我也當過秀才，回想起來，有甚麼意味呢。我們且談正經事罷，我這幾天打算到安慶去一走。你可到上海去，先找下一處房子，我們仍舊同住。只是述農就要分手，我們相處慣了，倒有點難以離開呢。我們且設個甚麼法子呢？」述農道：「我這幾年總沒有回去過，繼翁又說要到上海去住，我最好就近在上海弄一個館地，一則我也免於出門，二則同在上海，時常可以往來。」繼之想了一想道：「也好。我來同你設一個法。但不知你要甚麼館地？」述農道：「那倒不必論定，只要有個名色，說起來不是賦閒就罷了。我這幾天，也打算回上海去了。我們將來在上海會罷。」

」當下說定了。

過得兩天，繼之動身到安慶去。我和述農同到上海，述農自回家去了。我看定了房子，寫信通知繼之。約過了半個月，繼之帶了兩家家眷，到了上海，搬到租定的房子裡，忙了幾天，才忙定了。

繼之托我去找述農。我素知他住在城裡也是園濱的，便進城去訪著了他，同到也是園一逛。這小小的一座花園，也還有點曲折，裡面供著李中堂的長生祿位。游了一回出來，迎面遇見一個人，年紀不過三十多歲，卻留了一部濃鬍子，走起路來，兩眼望著天。等他走過了，述農問道：「你認得他麼？」我道：「不。」述農道：「這就是為參了李中堂被議的那位太史公。此刻因為李大先生做了兩廣，他迴避了出來，住在這裡蕊珠書院呢。」我想起繼之說他在福建的情形，此刻見了他的相貌，大約是色厲內荏的一流人了。一面和述農出城，到字號裡去，與繼之相見。

述農先笑道：「繼翁此刻居然棄官而商了，其實當商家倒比做官的少耽心些。」繼之道：「耽心不耽心且不必說，先免了受那一種齷齪氣了。我這回到安慶去，見了中丞，他老人家也有告退之意了。我說起要代你在上海謀一個館地，又不知你怎樣的才合式，因和他要了一張啟事名片，等你想定了哪裡，我就代你寫一封薦信。」述農道：「有這種好說話的薦主，真是了不得！但是局卡衙門的事，我不想幹了。這些事情，東家走了，我們也跟著散，不如弄一個長局的好。好在我並不較量薪水，只要有了個處館的名色罷了。這裡的製造局，倒是個長局……」我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好，好。我聽說那個局子裡面故事很多的，你進去了，我們也可以多聽點故事。」述農也笑了一笑。議定了，繼之便寫了一封信，夾了片子，交給述農。不多幾天，述農來說，已經投了信，那總辦已經答應了。此刻搬了行李到局裡去住，只等派事。坐了一會就去了。

此時已過了中秋節，繼之要到各處去逛逛，所以這回長江、蘇、杭一帶，都是繼之去的。我在上海沒有甚事。一天，坐了車子，到製造局去訪述農。述農留下談天，不覺談的晚了。述農道：「你不如在這裡下榻一宵，明日再走罷。」我是無可無不可的，就答應了。到得晚上，一同出了局門，到街上去散步。

到了一家酒店，述農便邀我進去，燙了一壺酒對吃。說道：「這裡倒很有點鄉村風味，為十里洋場所無的，也不可不領略領略。」一面談著天，不覺吃了兩壺酒。忽聽得門外一聲洋號吹起，接連一陣「咯蹬咯蹬」的腳步聲。連忙擡頭往外望時，只見一隊兵，排了隊伍，向局子裡走去，正不知為了甚麼事。等那隊兵走過了，忽然一個人闖進來道：「不好了！局子裡來了強盜了！」我聽了，吃了一驚。取出表來一看，只得八點一刻鐘，暗想時候早得很，怎麼就打劫了呢。此時述農早已開發了酒錢，就一同出來。

走到柵門口，只見兩排兵，都穿了號衣，擎著洋槍，在黑暗地下對面站著。進了柵門，便望見總辦公館門口，也站了一排兵，嚴陣以待。走過護勇棚時，只見一個人，生得一張狹長青灰色的臉兒，濃濃的眉毛，一雙摳了進去的大眼睛，下頰上生成的掛臉鬍子，卻不曾留；穿一件缺襟箭袖袍子，卻將袍腳撩起，掖在腰帶上面，外面罩一件馬褂，腳上穿了薄底快靴，腰上佩了一把三尺多長的腰刀，頭上卻還戴的是瓜皮小帽；年紀不過三十多歲；在那裡指手畫腳，撇著京腔說話。一班護勇都垂手站立。述農拉我從旁邊走過道：「這個便是總辦。」走過護勇棚，向西轉彎，便是公務廳，這裡又是有兩排兵守著。過了公務廳，往北走了半箭多路，便是述農的住房。述農到得房裡，叫當差的來問，外面到底是甚麼事。當差的道：「就是洋槍樓藏了賊呢。」述農道：「誰見來？」當差的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正說話間，聽得外面又是一聲洋號。出來看時，只見燈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又是一大隊洋槍隊來。看他那號衣，頭一隊是督標忠字營，第二隊是督標信字營字樣。正是：調來似虎如貔輩，要捉偷雞盜狗徒。

未知到底有多少強盜，如何捉獲，且待下回再記。